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Reading
Famous
World-Famous
Masterpieces

悲惨世界 下

(法) 维克多 雨果 著
萧羽 译

 万卷出版公司

(法)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 (下)

译者:萧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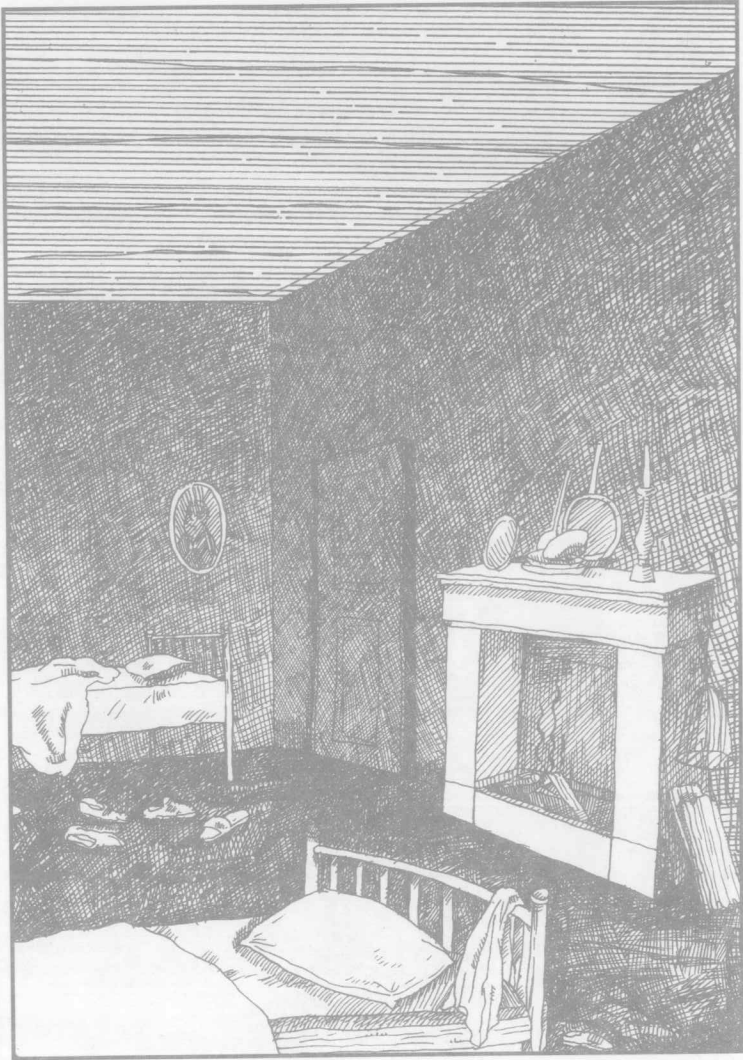


万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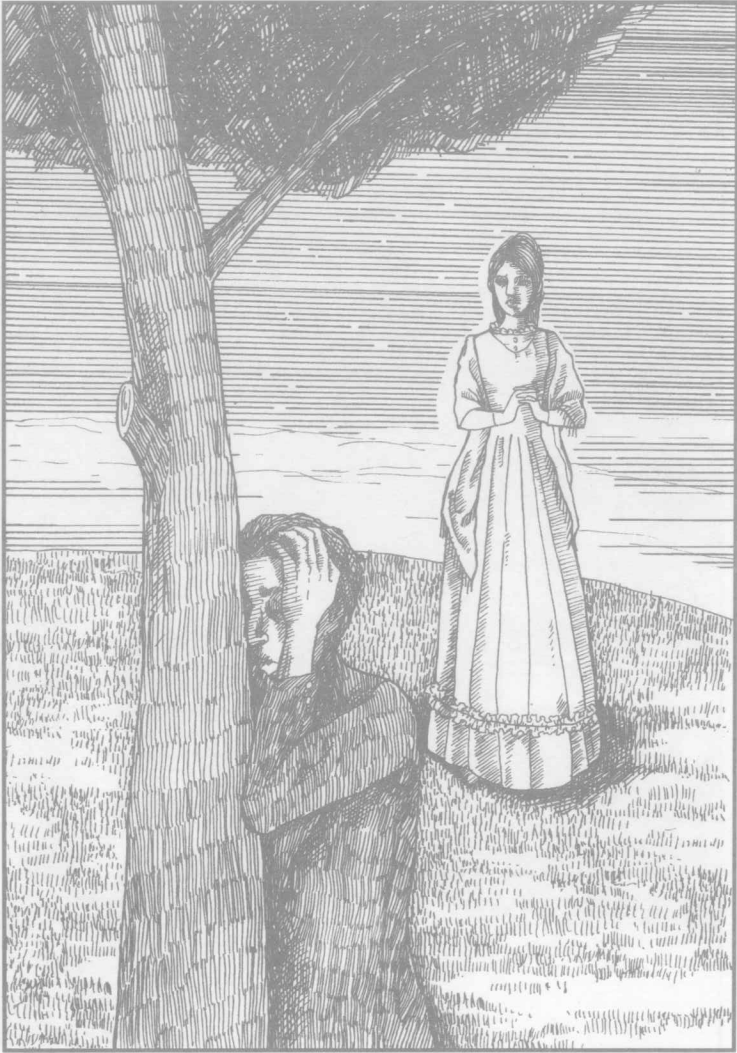
石康推荐语

一百五十年前，法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雨果从1845年开始写作社会小说《悲惨世界》，中间经过1848年革命及1851年拿破仑政变，于1862年发表，雨果试图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认为严刑峻法只能使人性变坏，无法造就一代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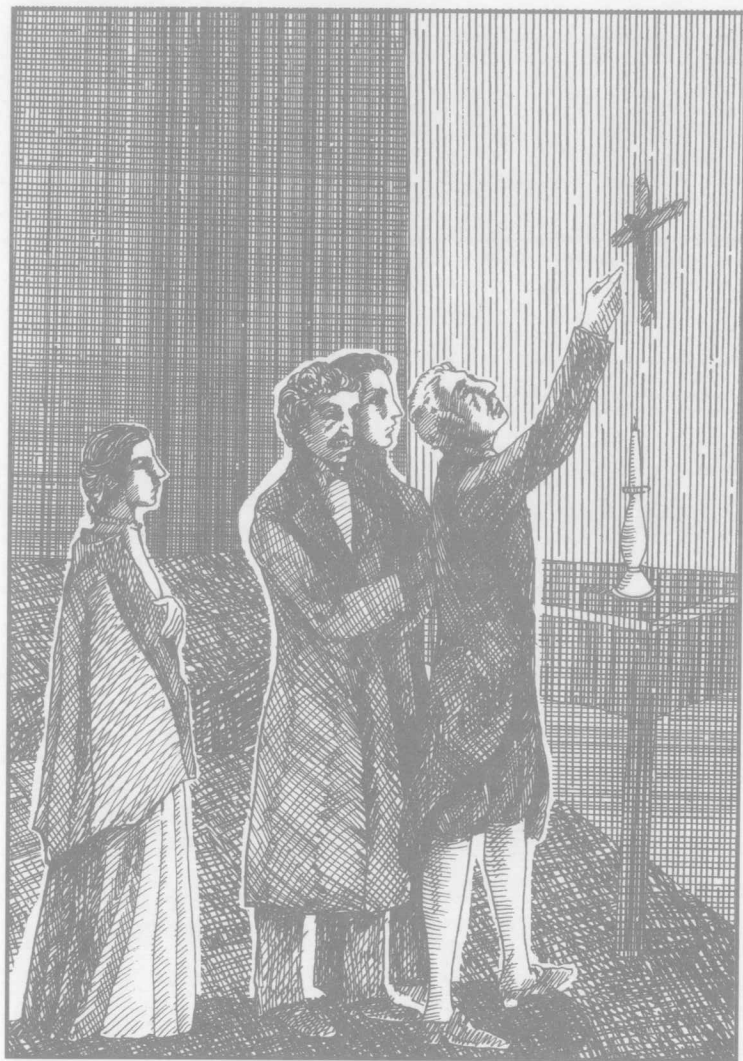
雨果的创作，同时行走在抽象人道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条道路上，并且走得很好，他的艺术因对比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而产生强烈的效果，至今令人震撼；他的创作令我们相信仁慈博爱，对那些被痛苦折磨的人们产生深深的同情；他的光辉并不因时间的遮蔽而黯淡丝毫，由他的信念所吹响的号角，仍在人类头顶上空久久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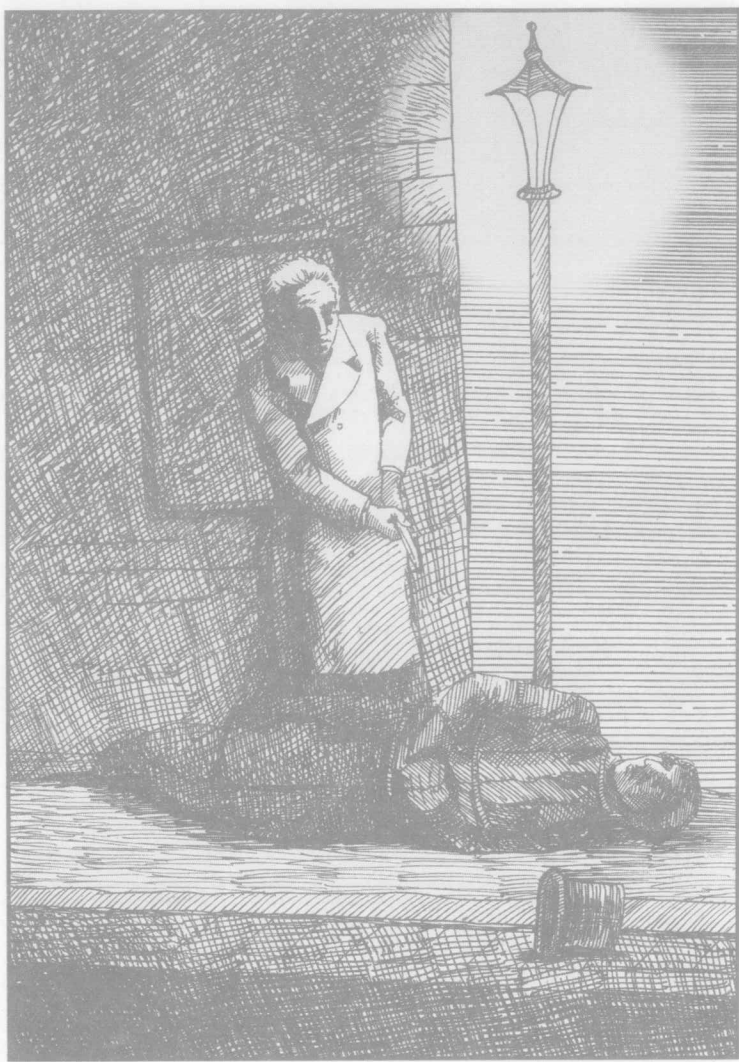
马里于斯居住的屋子，一片狼藉：两张旧床，一张在门边，一张在窗前，地上到处是破鞋、烂拖鞋及烂布片；屋子中壁炉里还有两根木柴在冒烟，在壁炉上挂着炒勺、火锅、截好的木板、鸟笼等。



马里斯双手抱头，前额顶着树干，看上去颓废、不甘、并且充满了绝望。科赛特站在他后面，定定的看着她，满脸泪痕，充满了忧伤。画面充斥了绝望与悲伤的情怀，那是年轻的恋人对未来的不确定与迷茫所表现出的无助与无奈。



面对死亡，冉阿让镇定地迈着稳健的步子向墙壁走去，墙壁上挂着耶稣受难小铜像——他想要在死前拿在手里的东西，旁边站着要搀扶他的马里于斯和医生，科赛特站在另一侧，面色悲恸，充满了忧伤与不舍。



沙威狼狈地躺在地上，礼服扣子开着，身上、脖子、手腕都被绳子捆着；冉阿让肩下夹着手枪，手里拿着刀正要挑断沙威身上的绳索，为他松绑，要放他走。

目 录



第三部 马里于斯	1
卷八 社会渣滓	3
第四部 圣德尼街和普吕梅街的牧歌	67
卷一 往事拾零	69
卷二 埃蓬尼	93
卷三 普吕梅街的房屋	106
卷四 人们的援助可能来自上苍	130
卷五 结局并不像开头	136
卷六 小加夫罗什	147
卷七 黑话	172
卷八 魅力与忧伤	187
卷九 他们到哪儿去了	212
卷十 1832年6月5日	217
卷十一 原子与飓风亲如兄弟	231
卷十二 科林斯	240
卷十三 马里于斯陷入黑暗	261
卷十四 庄严的失望	268

卷十五 奥梅·阿梅街	281
第五部 冉阿让	293
卷一 四面墙中的战争	295
卷二 利维坦的五脏	350
卷三 出污泥而不染	362
卷四 沙威出格	389
卷五 孙子和祖父	397
卷六 白夜	418
卷七 最后一口苦酒	435
卷八 月落微光	452
卷九 越黑暗越临近拂晓	462

马星子斯

第三部

卷八 社会渣滓

一 马里于斯找戴帽子女郎却遇到戴便帽的男人

夏天和秋天接连而过，冬季来到了。不管勒布伦先生或者那个姑娘，都再也没进过卢森堡公园。马里于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重新看见那张温和迷人的脸。他始终在找，找遍各个地方，却什么都没找到。过去马里于斯还是一个满怀热忱的幻想者，是一个顽强、热忱而坚毅的男子汉，是一个用头脑建造未来、大胆地面对人生的挑战者，是一个有着各种计划、谋略，有思想有志向的豪爽有为的青年，而如今却成了一只丧家之犬。他一筹莫展，面前尽是痛苦。完了。工作令他感到讨厌，散步使他感到疲劳，孤零零一个人又感到烦恼；从前广大的天地和五颜六色，被种种形象、光彩以及声音所充斥，被启发和教导、远景以及见识所充斥，而如今却对他显示一片虚无，好像这些通通消失了。

他还在想，不想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不过想已经没有什么快乐可谈了。而思想不住地小声对他谈起的一切建议，他每一次都情绪低落地回答：有意义吗？

他不停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我当初要跟着她？那个时候只需看到她，我就心满意足了！她时而望我一眼，难道这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吗？瞧她的神情是在爱我。这不已经很美满了吗？我还奢求什么呢？从此以后，不可能再有什么。我真傻。是我的错，等等，就像这一类的念头。他的心思一点儿没有对库费拉克泄露，这是性格所致；不过，库费拉克多少猜到一些，这同样是性格所兀。刚开始，他为马里于斯有了心上人而祝贺，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件事来得突兀，后来看到马里于斯非常苦闷，于是对他说：“我瞧你这家伙实在傻。噢，到郊外茅庐去散会儿步。”

九月的一天，马里于斯看到阳光美丽，就信心百倍，被库费拉克、波舒哀与格朗泰尔硬拉着去参加索镇舞会，但愿能够有机会在那儿遇到那姑娘，简直是做美梦！不用说，他没看到他要找的人。“奇怪，大凡丢了的女人，总能够在这种地方遇到呀。”格朗泰尔自言自语地嘟囔道。马里于斯将朋友扔在舞会里，走回家去，他很孤独，又疲惫又急躁，在夜色里眼睛朦胧而忧郁，身边经过一辆车，载满了从舞会回来的尽情歌唱的人们，他被这声音和灰尘搞得非常

烦乱，真的灰心绝望，不得不呼吸路旁核桃树的难闻气味来刺激头脑。

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愈来愈孤寂、茫然而失望，彻底沉浸于内心的苦痛里，在他的不幸中走来走去，就像晕头转向的狼，满怀一片真情，四处寻找那没在眼前的姑娘。

另外一次，他碰到一个人，马上萌生不同寻常的感受。那个时候，他散步在残废军人院大道附近的小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头上戴着鸭舌帽、衣着像工人样子的男子。马里于斯赞叹那从帽下露出来的极其美丽的几缕雪白的头发，又留心看着那个人，他脚步缓慢，似乎心事重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说起来也奇怪，他仿佛看出那就是勒布伦先生，一样的头发、一样的背影，只不过多了顶鸭舌帽，走路的姿态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看上去比较忧郁。不过，为什么穿上这套工人服装呢？这有什么用意？到底为什么这样改变装束？马里于斯非常吃惊，等他心情安定了，第一个举动就是追过去，没准儿他最后能够抓到他寻找的线索呢。不管怎么说，应该走近看清楚那个人，解开谜底。可是，他的这个想法来迟了，那个人已经没有了踪影。马里于斯进入一条横巷，没能找到那个人。此次邂逅，在他脑中盘旋了好几天才消失。他在心里暗暗地说道：“说起来，那人也许不过是外貌相似而已。”

二 流浪者

马里于斯始终在戈尔博老屋里住，任何人的事都引不起他的注意。

那个时候住在那所破旧房屋里的，也确实只有他与容多雷特一家；他替那家人偿清了上次的房租，不过不管和那父亲，和那母亲，或是和那俩女儿，他都从来不曾谈过话。其余的房客或者迁走或者死去，还有的由于欠付房租而被撵出去。

那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太阳稍稍出来了一会儿，那天是二月二日，古老的圣烛节，但是骗人的太阳，却带来了六个星期的严寒天气。

那一天，马里于斯从他的洞中走了出来。夜色来临，恰好是去用晚餐的时间，哦！还要吃饭，不管怀有多少理想激情的人，都有这样的缺点！

他刚刚来到门外，就听到正在扫地的布贡妈说出这番值得回忆的独白：“如今，什么东西价格便宜？都非常贵。世界上惟一便宜的就是痛苦；这个世界的痛苦。的确是毫无价值！”

马里于斯顺着大路，慢慢地向城关走去，好拐到圣雅克街上。他垂着头，一面走一面沉思。

在迷雾里，他忽然觉得被人碰了一下，回头一瞧，却是两位穿着破烂衣服的年轻姑娘，一位瘦削而高挑，一位身材矮小，两人上气不接下气，神情惶恐，飞一般地向前走，就像在逃跑一样。方才她们从对面跑过来，没看到他，走到他身边的时候碰到了他。在昏黄的暮色里，马里于斯看到她们面色蜡黄，

头发凌乱，头上戴着不成形的软帽，身穿破烂的裙子，赤着脚。她们一边跑一边谈话。那个高个子小声说：

“冲子来了，险些将我铐上！”

另外一个回答说：“我一看到他们，便溜了，溜啊，溜啊！”

马里于斯从这类丑陋的黑话里听到，宪兵或是市警险些逮捕那俩孩子，俩孩子却跑掉了。

她们钻入他背后路边的树下，那微光在黑暗里还隐约可见，渐渐地就看不到了。

马里于斯停住看了一会儿。

他刚想接着向前走，突然看到脚边地上有一个灰颜色的小包，就弯腰捡了起来，看上去像个信封，里边似乎还装着纸。

“噢，”他喃喃自语地说，“可能是那俩穷困的女孩掉的！”

他转身向回走，不停地喊，不过没找到她们，心想她们已走得很远了，于是揣在衣兜中，去用晚餐。

他来到穆夫塔尔街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一口孩子的棺木，盖着一条黑色验布，在三张椅子上面放着，被一根蜡烛照着。昏黄暮色里的两个女孩重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他思忖道：“不幸的母亲！还有一件比看到自己的亲生孩子死掉更痛苦的事情，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苦。”

接着，这些能够触发他感情的悲惨事儿，都消失在他的脑子里，他重新回到习惯的思念里，重新想起在卢森堡公园的树影中，那充满阳光的爱情以及快乐度过的六个月。

“我的生活变得那样阴暗忧郁！”他心里暗暗地说道，“我的面前随时都有年轻的姑娘出现。但是，过去都是天使，如今都是妖精。”

三 四脸人

夜晚，他脱衣服正想去睡觉的时候，手碰到他在路上捡起放在口袋中的那个小纸袋。他早就忘了，此刻才想起来，应该打开瞧一瞧，可能里面有那俩女孩的住址，假如东西的确属于她们的话，无论是什么人的，找到必要的线索就会还给失主。

他把那信封打开。

信封没封，里边装着四封信；全都没封。

每一封信上都写好了名字住址。

四封信里都发出一阵烟草的恶臭味。

第一封信的名字住址是：“德格吕贝雷侯爵夫人收，议会对面广场第……号”。

马里于斯心里思忖着，在信里也许能够得到他想找的线索，何况信都没封

口，瞧一瞧好像没有什么不妥。

下面就是信的内容：

侯爵夫人：

悲天悯（悯）人之心是更为紧密团聚社会的美德。转移您那基督教徒的感情及仁慈的眼睛，瞧一瞧这个不辛（幸）的西班（班）牙人吧。他忠心于正痛（统）的神圣事业，显（献）出自己的鲜血和一切财产，便于汗（捍）卫这种事业，最后自己遭（遭）受牺牲，现在陷入一品（贫）如洗的境地。夫人是使人钦佩的人。无以（疑）能够给以救急（济），以令一位遍（遍）体鳞（鳞）伤、受过教育有荣誉的军人，在急（极）端痛苦中得以生村（存）。侯爵夫人，很早就扬（仰）仗您满心的人道，和您这样不悖（幸）的国家产生的兴趣。他们的祈祷一定不会涂（徒）劳，而他们的干（感）急（激）之情永久保留动人的回义（忆）。

夫人，请接受在下的敬意，兴（幸）运的堂·阿尔瓦雷兹。西半（班）牙袍（炮）兵上尉，留在法国躲避灾难的保王党人，正为祖国奔（奔）波，又由于缺乏经急（济）来元（源）而难以前进。

尽管信里签了名，却并没有写住址，马里于斯期望能够在第二封信中发现。第二封信收信人住址是“德·蒙维尔内白（伯）爵夫人收，珠宝街九号”。

马里于斯读着：

白（伯）爵夫人：

写信的人是一位不辛（幸）的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最小的刚刚八个月。自从最后一次分娩（娩）以后，我就一病不起，继而被告丈夫扔（抛）弃，已经有五个月了，没有任何经济（济）来源（源），陷入及（极）端贫（贫）困的境地。

怀着满心的敬佩之意，并且一心指望白（伯）爵夫人，有这一荣辛（幸）的

妇人巴利扎尔

马里于斯接着读第三封，仍然是一封求告信。信里这样写着：

巴布尔若先生，选举人，针织品批发商，圣德尼街和马蹄铁街拐角。

我唐突地寄信给您，请求您的同情（情），给予我针（珍）贵的关怀，关注一个刚刚给法兰西剧院寄去剧本的文人。那个剧本是历史提（题）材，故事里的情节是在帝国时期的奥维涅发生的。自（至）于风格，我觉得是自然的、短小精干（悍）的，也许有点儿特色。还有四处地方的几首唱词。滑稽（稽）、庄重、使人意料不到，还有人物性情的变化，另外带上点儿渲染（染）全剧的

浪漫（漫）主义色彩，而整个剧情（情）又神秘（秘）地进行，神奇跌宕（宕），几经转折才结束。

我的首要目的便是想使渐渐机（激）发当代人的一切裕（欲）望得到满足，即“时毛（髦）风上（尚）”。这是一种认（任）性多变的风信旗，好像经常随着新刮的风而转变风向。

虽然有这样多的优点，我仍然有理由忧虑，那些拥有特权的作者疾（嫉）妒而又自私，要剧院拒决（绝）接受我的剧本，因为我深深地了解人们总是要让初出茅庐的人受尽挫折。

巴布尔若先生，您是文学坐（作）家的明智的保护人，我很早就知道您，所以大胆地吩咐我的女儿去对您沉（陈）述在这炎（严）冬时节，我们机（饥）寒困苦的情况。我之所以请求您允许我将这一剧本与以后要写的剧本都敬现（献）给您，就是想对您证实我那么盼望有幸（幸）获得您的庇（庇）护并以您的大名为我的坐（作）品添光。如果不见气（弃），多少赐给我一点儿，我就立即开始写一个湿（诗）剧，以表达我的敢（感）机（激）。这个湿（诗）剧，我会极力写得十全十美，首先成（呈）送给您，随后再编进那部历史剧的开始，般（搬）上舞台。

向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志（致）以最尊敬的问候。

尚弗洛文学家

又及：即使只给四十个苏。

请务必谅解，吩咐小女代表前去，我无法亲聆（聆）教诲（诲），唉！

说起来可笑，衣关（冠）难以出门见人……

随后，马里于斯又把第四封信打开。收信人住址是：“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里面有下边的几行文字：

善人：

如果您愿意劳动大架（驾），陪着小女来一次，将会看见贫（贫）穷的苦难场景，我也将给您看我的证件。

您看见这几行文字，康（慷）慨（慨）的灵魂肯定会动惻（惻）隐之心，因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都会产生强烈的激情。

满怀同情（情）的人，您也会同意，人到了机（饥）寒难忍的境地，为了获得点儿救济（济），想使当局答应的确是件痛苦的事情，就仿佛我们贫（贫）穷等待别人来救济（济）的时候，连啼机（饥）叫苦和饿死的自由也没有了。命运对一部分人残哭（酷）无晴（情）；而对另一部分人却极其康（慷）慨（慨），疼爱备自（至）。

我静候大架（驾）位（莅）临，或是您的捐曾（赠），假如您愿意行善的话，那我恳请您赏脸，真正高上（尚）的人，接受我的敬意，怀着这种敬意有

辛（幸）当您的

非常卑贱并

非常顺从的仆人

P. 法邦杜戏剧艺术家

马里于斯念完了四封信，仍然不怎么明白。

第一，没有一个写信人留下住址。

第二，这些信好像是堂·阿尔瓦雷兹、妇人巴利扎尔、诗人尚弗洛、戏剧艺术家法邦杜这四人写的，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字迹完全相同。

假如说四封信并非一人所写，那又怎样解释？

另外，还有一件事证明这些猜测是对的，都是一样粗糙而发黄的信纸，都是一样的烟草味；虽然写信人显而易见地要用各不相同的笔调，不过一样的错别字却大胆地在四封信中一再出现，文学家尚弗洛和西班牙上尉，都同样没能避免。

挖空心思去猜测这个微不足道的谜团毫无意义。假如这东西不是捡到的，的确像是故意开了一次捉弄人的玩笑。马里于斯非常苦闷，就算一个出人意料的恶作剧也没有心情凑趣，没有心情参加好像街头的石块邀请他玩的游戏。这四封信就仿佛在嘲讽他，和他捉迷藏。

何况，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这几封信是马里于斯在大路上遇到的那两位姑娘的。一句话，这很明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叠废纸。

马里于斯重新将信放入信封，一起丢在角落里，然后上床睡觉了。

大约早上七点钟，他刚刚起来吃完早饭，正准备着手工作，突然听到有人小心地敲打他的房门。

他什么都没有，从来不锁门拿下钥匙，只有很少几回有紧急工作除外。并且，就算他不在屋里，也总是把钥匙插在锁上。“有人会把您的东西偷走的。”布贡妈经常这样说。“有什么好偷的？”马里于斯答道。还果然说中了，有一次，一双破靴子丢了，叫布贡妈大为得意。

又敲了一次门，特别小心，还像第一次一样。

“请进来。”马里于斯说道。

房门开了。

“有什么事，布贡妈？”马里于斯问，不过他的眼睛根本没有从桌上的书籍和抄本上抬起来。

回答他的并不是布贡妈的声音：“很抱歉，先生……”

那声音深沉、轻微、紧塞而沙哑，是一个老头子喝烧酒和烈酒太多的沙哑的嗓音。

马里于斯赶紧转过身去，却看到一位少女。